浅谈古体诗的『比、兴、赋』

曾凡华

清人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说了句大实话："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张甬东先生的古体诗集《乡望》正是应了此说，通篇都在"写景、言情"，只是其"写景"并非"一过目而已望"；而其"言情"则"往来于心而不释"……

袁枚与张甬东同为江浙人，皆学成于杭州，游走四方以诗词为好，只是所处时代不一，经历不一；前者系乾隆四年进士，做了几年"尔曹州县吏"之后，自觉无趣，遂辞官出游，"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其著述颇丰；作为后之来者的张甬东，毕业于杭州大学之后，在职场拼搏多年，稍有积蓄即浪迹江湖，遍游祖国大好河山，并在行旅途次以诗记之，写景之外兼感怀世事、嗟叹人生，虽无袁枚之才，却有士子之风。其所作多为古体诗，"集腋成裘"之后托友人嘱我为序，因感其"诗意栖居"之生活态度，才勉力允诺。

在我的眼里，诗的天地是广阔的。从张甬东的诗创作来看，他也是读了很多诗书的，虽不是"破万卷"，也算是"穷老尽气"得了其"阃奥"的。因此，他"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首诗"的躬行者，其《乡望集》的出版，即为明证。

《乡望集》共五辑：分别为《游记篇》《花草篇》《人物篇》《山水篇》《感悟篇》。这也应了孔子概括的"兴观群怨"四字，只是"言情者"居其一罢了（《感悟篇》）。其实，诗作者在《人物篇》与其他篇什里，也有不少"言情"之处，只是归类的纲目有别罢了。

顾名思义，《游记篇》里的诗多为旅游之记。他上天目、游普陀，日观雷峰塔，夜宿四明山；他春临淡溪，夏走温泉，秋访西宁，冬过松江……其中《西北山行》《四明山夜宿》《初春上红佛寺》等篇什，字句工丽、修辞得法，虽是走马观花的游记诗，却写得颇有蕴意，具古人之风。

《花草篇》吟花咏草，虽为前人写尽，却也有他自己的新发现，如《秋江芦花》，他就发现了"芦花"随步春天的喜悦之状，以"莫笑"作反衬，一改前人写秋江芦荻的愁绪，翻出了新意。

后汉郑众说过："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其实，"兴"有两种：一是置于诗的开头，来引起所兴的事物，如《关雎》诗的"鸠"；二是引诸多草木鱼虫来显示用意的，如屈原的《离骚》。

陆机在《文赋》里说："谢朝花之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意指对别人已写过的意境，须规避掉；应写人所未写——写未开之花，才鲜美；大凡写景咏物的诗，都须细心体察，凭着诗人敏锐的观察，才能写出自己独有的感受。看得出来，对于此论，张甬东是心领神会的，他也试图在自己诗的创作中，按照这一诗的原则，去努力实践。

《山水篇》这一辑，似可以与《游记篇》归于一类，因为其"游记"的多为"山水"，而"山水"也多被其"游记"。好在诗人有诗的灵性在握，于"山水"之外，找到一些"人性"的因子："三潭月漫桃柳舞，春景易逝梦回驻。文人墨客数辈出，料胜西湖几近无"。张甬东在杭州求学，在文人咏叹无可计数的"三潭印月"风景地，找不到诗的突破口，惟有叹息，然而在叹息之余，却无意中跳出了一缕与众不同的诗的灵感，生发出一些人生的感悟，这大概就是"兴"之所致吧！

后汉的郑众还说："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起也，取譬引类，启发己心。"这也是颇有见地之言。张甬东在他的《人物篇》及《感悟篇》里，颇爱用"兴"的手法，但主要用的是"赋"——赋可写景叙事，亦可述志抒情，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毛泽东主席古诗词的修养是很深的，他认为杜甫的《北征》诗就是用"赋"的手法来写的，但里面也有"比兴"。借景丰富诗的意境、提炼诗的主题，通过凝练的语言去概括生动的哲理……前人关于诗歌写作的这些教诲，张甬东是铭记在心的，也是在他的《乡望集》诗中汲汲以求的。从总体上看，这部诗集里的大多数诗，都写得颇为简洁、含蓄，且短促有力，有一定的蕴涵。

在序的最后，我还是引用诗集的最后一首压轴诗《元宵节》来作结尾："元宵节后泪滴滴，又是背井离乡时。村边回头频频望，不知何时是归期。"

我以为，此诗正合诗集的题旨，诗人将回望自己的故乡，写得情深意切，若是回望自己的诗呢？是"泪滴滴"还是"笑吟吟"？抑或五味杂陈……　（节选自张甬东《乡望集》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篆刻　杨　靖

人性之不可分析

张　欣

不要考验人性。这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共识，一考验，全剧终。

其实人性也有不可分析的一面，我经常看见有朋友把爸爸妈妈当成个案分析，结果爸爸妈妈全部嗤之以鼻——你写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

我是觉得特别亲近的关系人是没法分析的，其实就是有时候理智战胜不了情感，然后就入情入理的想出一串一串的理据给这个人定位。又或者就像我们总是对最亲的人最凶最不客气那样开始非常深刻地分析这个人。

为什么人性尤其是亲人没法分析，因为除去表面的所谓的优缺点，大多数的人都是一个矛盾体。经常见到的例子是有人说自己不饿吃的比谁都多；一个女的总是骂一个男的后来他们就谈恋爱结婚了；有人说我不想负责任通常说这种话的人反而做事挺上心，满嘴拌蒜的人更容易掉链子。

又比如有的人深感人间不值得，但可能工作勤奋是N家公司的股东；有的人则国家大事中美关系分析得头头是道，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她说她的择偶标准是另一半不能是广东人不能是医生不能是军人（当年大家都比较幼稚认为军人要两地分居）。后来她就嫁给了一个广东籍的军医。

命运就像有眼睛一样盯着每一个人。

所以对于长辈好好地孝敬他们，就不要认真分析了。分析的结果都是你自己的想法跟他们几乎没关系。

重点是要极度包容，比如啰嗦、轻信、不良习惯、固执己见等等尽量做到没反应。有一次，我的朋友在餐桌上不让她爸爸吃菜盘里的油汤，认为又咸又油不健康，结果是两个人大吵一架，她爸叫她滚。

年轻时候的失败史就更没什么好分析的了，分析得再正确也没什么用。因为人不犯这个错误就犯那个错误，年轻的时候不犯年纪大了也不会放过你。人生的每个路口都选择正确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都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所以那又何必去分析呢，我们现在学了一些新名词弗洛伊德女权主义应激心理什么的就把父母分析得跟西方哲学似的。他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有我们年轻时候的各种不靠谱也都是一份一份的精彩案例。

我们记住父母或者亲人的好，记住那些温暖的瞬间关键时刻给我们的力量。哪怕他们现在过得不好各种陋习和潦倒都没什么可分析的。那些看似平淡的描述有时候会像手术刀一样，分析得越准确就越残忍。

常常，分析是为了吸取教训是为了进步。那就分析自己，自省是人生的导师。分析别人容易不准确。但是分析自己容易不客观。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人性或可以呈现，但是分析起来都是有难度的。

纸博

在海门的张謇

叶兆言

江苏海门人最得意的就是，张謇是海门人。海门是南通的一个区，大家都知道张謇是南通人，海门人也习惯说自己是南通人，可是谈到张謇，难免就会自豪，会强调一声，张謇是他们海门人。

海门人与南通城里人说话不一样，他们说的是吴语，听起来与上海话有点接近。真正老上海会不同意，觉得这是郊区崇明人说的话。在海门参观张謇纪念馆，耳边回响着海门话，心里就想，张謇当年难道就是用这样的腔调说话吗。我自小在吴语环境长大，父母和邻居都说吴语，听着觉得很亲切。有一年在南京夫子庙，陪几位无锡人参观江南贡院，听人介绍张謇，说他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当年就是在这个考场考出去。介绍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张謇不是清朝最后一名状元。其次，他虽然是江苏人，却不是从江南贡院考出去的。

张謇是甲午海战那年的状元，在他后面，还有几个状元。只能说张謇是晚清最有出息的状元，他后面的状元可以忽略不计。张謇是主战派，能中状元是运气好，因为考试是甲午年，中日海战开始前就开考了，主战观点正合时宜。如果放在战败之后，他的观点说不定就属于书生误国，会惹老佛爷生气。

考场上的运气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张謇是在北京参加的乡试，北京录取名额多，用今天的话说，沾了高考移民的光。江南贡院考生太多，强手如林，去北京考试等于抄了一次近路。当然，到了北京仍然考不上的南方人也很多，譬如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在北京考了好几次，都没考上。康有为考场很不得志，中举非常困难，他的学生梁启超早就是举人，相当于博导报考了博士生为导师，而这位当老师的博士生呢，可怜还是年年博士论文通不过。

现实生活

考场得意是人生的真得意，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无论是张謇，还是康有为，都说明考场必须要有运气。既然是运气，也就用不着太当回事。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没中过进士，若论学问，远在名列进士榜首的状元张謇之上。科举能说明一些问题，也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张謇的厉害是实业救国，他从来就不是个书呆子。这一生干的都是实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实业。中过状元，官场得意，当过议长和总长，都不值得一提。他当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无人能及，创造了许多纪录，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理财思路。譬如修陇海铁路，他力主东线经过淮扬，经过泰州南通，在海门入江进海。不妨想一想，如果陇海铁路东端不是连云港，像张謇设想的那样，淮安扬州泰州南通，早在一百年前就修好了铁路，相当于苏北有一条与沪宁铁路相当的运输线，真要是能这样，沿线城市会如何发展，产生的经济效益，又会如何辉煌。

夜光杯

凡事多从好处想

鲍世远

我进医院治疗，和我同病房邻床的是个重病老人，他80多岁，成天卧床，鼻饲加输液，不会讲话，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护工帮忙。我发现，护理这个重病老人的，除了护工外，有一位阿婆日夜不停地照顾病人。她也有80多岁了，背略有点弯，每天从早到晚成天在病房里忙着，晚上十点多钟在病房里搭一张木板床睡下，有时半夜里起身护理病人，工作十分劳累，可她不叫苦，也不埋怨，真心诚意地照料病人，原来这个病人是她的老伴。

有一天，我和阿婆交谈，才知道病房虽小，也有平凡中显伟大的动人故事。

半年多前的一天，80多岁的老伯突发急性心血管疾病，神志不清，手足不灵，命悬一线，急送医院抢救。从老伯住院第一天开始，阿婆就一直在病房里护理他。半年多来，阿婆日日夜夜悉心照料，从无怨言。我问阿婆，你也上了年纪，这样日夜操劳，你吃得消吗？阿婆说，服侍老头我最适合，子女忙工作，我照顾病人他们也放心，只要老头的病一天天好起来，大家开心了，我累一点算什么。老头吃药片有困难，我把药片压碎了，倒上矿泉水，给老头用鼻饲管灌进去。

一天清晨，阿婆给老头洗脸，老头突然伸出手来，拍打阿婆的头颈。手势虽然不重，我担心阿婆会难过。几天后，我问阿婆："你觉得痛吗？"阿婆说："我是痛在头颈，喜在心里，老头手脚能够活动了，他拍打我是想和我交流，这是好现象，说明他的病正在好转。我稍微受点苦算什么呢？"

从此以后，我看到阿婆经常给老伯全身按摩，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尽管阿婆有时候劳累得直喘气，会闭眼养神，但是，一旦老伯需要照顾，她立刻起身尽心尽力去做。

我住院检查，发现一种病：肺栓塞。我出现烦恼情绪，胃口也不好了，不想说话了。阿婆看到我的心情变化，她轻声对我说："检查出毛病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在医院里可以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我家老头儿刚进医院，只有一口气，多么危险，现在手脚都能够动了，这不是好事吗？"接着，阿婆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我觉得任何事情要多从好处想，相信坏事会变好事。多想好处，人总抱希望。我相信在医生护士的治疗服务下，老头的病一定会好起来，我有信心，很乐观。"

我听了阿婆一番好心劝慰，心情开始平静。经过治疗，病情趋于稳定，不久我就出院了。出院那天，阿婆送我到病房口，似乎有不少话要对我说，可只说了这么一句："多往好处想，毛病好得快。"

阿婆稍微驼背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相信老伯病情好转出院的日子不会太远。

我深刻体会阿婆金子般的一片好心，可以归结成两句话：

凡事多从好处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和上海一起生长和呼吸

刘丽婷

我每周都会路过武夷路一两次，路边有一幢小洋房，上面写着"武夷路托儿所"。每次，我总会静静地注视它，因为这是我曾经待过的托儿所。

以我的出生地为原点，我的生活、工作半径不超过4公里，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此起彼伏出现在我日常的足迹中。但是有一天，当我经过武夷路托儿所的时候，心血来潮下车拍了几张照片。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当你以为它会一直在的时候，它突然消失了。这个时候你想起来，你没把它拍下来过。而它对你来说，其实很重要。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记录是我工作的日常。但记录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样的题材会被拍摄呢？

那年，东台路古玩市场要拆了，这是个我去淘过几次宝贝的地方，是上海市井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标志。那时的我们正在拍百集微纪录片《上海100》。初秋的下午，我漫步东台路，走到自忠路交叉口，发现了一家做棕绷的摊头。这是我小时候的床，我爱在床上跳，每次被爸妈撞见都会挨骂。在某一天，棕绷床调成了时髦的席梦思，之后再也没有换回来。做棕绷的是两个70多岁的老汉，他们一边忙活，一边和我聊天，这个摊子在这个街口已经放了50多年，老兄弟两个人对角而坐，也搭档了50多年。棕绷摊看着稀奇，老外和年轻人总是驻足拍照，像我这样问个不停的年轻人也不少。摊子上时不时来些老邻居，其中一个和我讲："你晓得吗，他们一辈子就只做4000个棕绷，三天1个，一个月做8个，一年96个，二十岁开始做，就是这么个数字了。"

白天在图书馆古籍修复室一丝不苟的姑娘，晚上码着她卖到脱销的科幻小说；有群年轻人专门为人打造另类婚礼，居然可以碰到一对想做朋克婚礼的小夫妻；一笔一画创立新字库的字体设计师，既在工作室画画、又在后院种菜……这些平凡而充满生机活力的人物，都被我记录了下来。

1990年的上海，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并不知道，黄浦江对岸那一直没有踏上去过的"浦东"，正在发生着什么。度过了懵懂的少女时代，我才会意识到"浦东"正在深切地改变我的生活、我的未来、我的城市。2018年的春天，我做《浦东传奇》，回忆起二十多年的上海。坐在我对面的已经白发的"老开发"们，动情诉说他们的当年、他们的燃情和雄心。

做《长江之恋》的时候，我见到了青草沙水库的顾玉亮，他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我们的工作证和记者证。友善客气但谨慎小心，上海人的特点在顾玉亮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一旦聊起和水有关的话题，他立即滔滔不绝，毕竟他与水打了38年的交道。这其中的15年，他都在验证一个大胆的设想：把长江入海口的好水，引入上海的寻常百姓家。而如今，这个设想已经变成了我每天喝的水。

而这些敢于坚持梦想、改变我们生活的人，也都被我一一记录了下来。

那作为一个电视人，我们到底要记录什么呢？

是的，记录变化中的生活，用鲜活的，有意味、有质感的人物故事呈现上海的城市生命、精神与气质，提振城市形象、提炼城市魂魄。

一天，我再次经过武夷路的时候，没有再见到托儿所那几个字。我下车查看，发现它已经升格为一家幼儿园。我的托儿所消失了。

那一刻，我感受到时间滑过。旋即又很庆幸，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

记录上海，为了当下，也为了将来。

伟大的时代总是值得大书特书、反复描绘，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我这么幸运，可以促膝聆听那么多亲身经历、细微回忆。

这或许就是纪录片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我永远坚持的方向。

十日谈

从艺先从德

孩子们精神饱满地拉奏着《映山红》，像一个个小战士。

责编：殷健灵